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豆棚閑話 第七則 首陽山叔齊變節

昨日，自這後生朋友把那近日大和尚的陋相說得盡情透快，主人煮豆請他，約次日再來說些故事，另備點心奉請。那後生果然次日早早坐在棚下。內中一人道：『大和尚近來委實太多，惹人厭惡。但仁兄嘴尖舌快，太說得刻毒。我們終日吃素看經，邀人做會，勸人佈施，如今覺得再去開口也難，即使說得亂墜天花，人也不肯信了。今日不要你說這世情的話，我卻考你一考。昨日主人翁煮豆請你，何不今日把煮豆的故事說一個我們聽聽，也見你胸中本領，不是剿襲來的世情閑話也。』那後生仰天想了一想，道：『不難不難。古詩有云：「煮豆燃豆箕，豆在釜中泣；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」此曹子建之詩。子建乃三國時魏王曹操之子。弟兄三人，伯曰曹丕，字子桓，仲曰曹彰，字子文，季曰曹植，字子建，乃是嫡親同胞所生。曹彰早已被曹丕毒藥鳩害了。子建高才，曹丕心又忌刻，說他的詩詞俱是宿構現成記誦來的。彼時偶然席上吃那豆子，就以豆子為題教他吟詩一首。子建剛剛走得七步，就把煮豆之詩朗朗吟出。五言四句，二十個字，其中滋味關著那弟兄相殘相妒之意，一一寫出。曹丕見他如此捷纜，心益妒忌。其如子建才學雖高，福氣甚薄，不多時也就死了。

天下大統都是曹丕承接。可見纔與福都是前生定的，不必用那殘忍忌刻，徒傷了弟兄同氣之情。這是三國時事，偶因豆棚之下正及煮豆之時，就把豆的故事說到弟兄身上。其實天下的弟兄和睦的少、參商的多。

三國前邊有個周朝。周文王之子、武王之弟周公旦，乃是個大聖人。武王去世，他輔著成王幼主坐了天下。周公攝行相事，真心實意為著成王，人人都是信的。獨有弟兄行中有個管叔，他雖是與周公同胞生將下來，那肚腸卻是天淵相隔。周公道是自家弟兄，心腹相托，叫他去監守著殷家子孫。那知管叔乘著監殷之舉，反糾合蔡叔、霍叔，捏造許多流言，說周公事權在握，不日之間將有謀叛之心，卻於孺子成王有大不利之事。

周公在位，聽了這些不利之言，寢食不安。夢寐之間，心神不寧，也就不敢居於相位。當在商末之世，四方未服，朝廷京東適值起了一股人馬，在商說是義兵，在周道是頑民，周公也就借個東征題目，領了人馬坐鎮東京，正好避那流言之意。彼時流言四布，不知起於何人之口，周公也不忍疑心在管叔身上。

後來成王看見管叔與蔡叔、霍叔都幫著商家武庚幹事，纔曉得乃是奸黨流言。況且打開金縷櫃中，看見父親武王大病之時，周公曾納一冊，願以身代，方曉得周公心曲。青天白日，無一毫瞞味難明之事。先日周公居東之時，大風大雨，走石飛砂，把郊外大樹盡行吹倒，或是連根拔了起來。是日成王迎請周公歸國，那處處吹倒之樹，仍舊不扶自起。此見天地鬼神亦為感動。若是當謗言未息之日，周公一朝身死，萬載千秋也不肯信。

可見一個聖人，遇著幾個不好的弟兄也就受累不校此又是周時一個弟兄的故事。

還有一個故事，經史上也不曾見有記載，偶見秦始皇焚燒未盡辭言野史中、卻有一段奇事，即在周朝未定之時，商朝既盡之日，有昆仲兩個，雖是同胞，卻有兩念，始雖相合，終乃相離。乃兄叫做伯夷，令弟叫做叔齊。他是商朝分封一國之君，祖為墨胎氏，父為孤竹君。夷、齊二人一母所生，原是情投意合，兄友弟敬的，只因伯夷生性孤僻，不肯通方，父親道他不近人情，沒有容人之量，立不得君位，承不得宗祧。將死之時，寫有遺命，道叔齊通些世故，諳練民情，要立叔齊為君。也是父命如此，那叔齊道：「立國立長，天下大義。父親雖有遺命，乃是臨終之亂命。」依舊遜那伯夷。那伯夷又道：「父親遺命如何改得？」你推我遜不已，相率而逃。把個國君之位看得棄如敝屣，卻以萬古綱常為重了。

忽因商紂無道，武王興兵來伐。太公呂望領了軍馬來，一路人民無不倒戈歸順，還拿著箪食壺漿，沿路恭迎。不消槍刀相殺，早已把天下定了。伯夷、叔齊看見天命、人心已去，思量欲號召舊日人民起個義師，以圖恢復，卻也並無一人響應，這叫做孤掌難鳴，只索付之無可奈何。彼時武王興師，文王去世，尚未安葬。夷、齊二人暗自商量道：「他是商家臣子，既要仗義執言，奪我商家天下把君都弑了。父死安葬為大，他為天下，葬父之事不題，最不孝了。把這大義去責他，如何逃閃得去！」正商議間，那周家軍馬早已疾如風雨，大隊擁塞而來。夷、齊看得不可遲緩，當著路頭，弟兄扣馬而諫道：「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謂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謂仁乎？」這兩句話說將過去，說得武王開口不得。左右看見君王顏色不善，就要將刀砍去。剛得太公與武王並馬而馳。武王所行之師，乃是弑民伐罪之師。太公急把左右止住，心裡也知是夷、齊二人，不便明言，只說：「此義士也，不可動手。」急使人扶而去之、夷、齊只兩句話，雖然無濟於事，那天地則常倫理卻一手揭出，表於中天。那天下人心，曉得大義的，也就激得動了。其如紂王罪大惡極，人心盡去，把這兩句依舊如冰炭不同爐的。夷、齊見得如此，曉得都城村鎮，處處有周家兵守住，無可藏身。

倘或將這有用之驅無端葬送，不若埋蹤匿跡，留著此身，或者待時而動也不可知。左思右算，只得鼓著一口義氣，悄悄出了都門，望著郊外一座大山投奔而去。』

『此山喚名首陽，即今蒲州地面。山上有七八十里之遙，其中盤曲險峻，卻有千層。周圍曠野，何止一二百里？山上樹木稀疏，也無人家屋宇，只有玲瓏孤空巖穴可以藏身；山頭石罅，有些許薇蕨之苗，清芬葉嫩，可以充飢；澗底岩阿，有幾道飛瀑流泉，澄泓寒冽，可以解渴。夷、齊二人只得輪心貼意，住在山中。始初只得他弟兄二人，到也清閑自在。那城市中市的人也聽見夷、齊扣馬而諫，數語說得詞嚴義正，也便激動許多的人，或是商朝在籍的縉紳、告老的朋友，或是半廬不允的假斯文、偽道學，言清行濁。這一班始初躲在靜僻所在，苟延性命，只怕人知；後來聞得某人投誠、某人出山，不說心中有些懼怕，又不說心中有些艷羨，卻表出自己許多清高意見，許多溪刻論頭。日子久了，又恐怕新朝的功令追逼將來，身家不當穩便。一邊打聽得夷、齊兄弟避往西山，也不覺你傳我，我傳你，號召那同心共志的走做一堆，淘淘陣陣，魚貫而入。猶如三春二月燒香的相似，都走到西山裡面來了。』

『且說山中樹木雖稀，那豺狼虎豹平日卻是多得緊的。始初見些人影，都在那草深樹密之處張牙露爪，做勢揚威，思量尋著幾個時衰命苦的開個大葷。後來卻見路上行人稠稠密密，那些孽畜也就疑心起來，只道來捉他們的，卻也不見網羅槍棒。

正在躊躇未定之間，只見走出一個二三尺高、龐眉陷齒、白髮銀須老漢，立在山嘴邊叫道：「那些孽畜過來聽我吩咐：近日山中來了伯夷、叔齊二人，乃是賢人君子，不是下賤庸流。只為朝廷換了新主，不肯甘心臣服，卻為著千古義氣相率而來。

汝輩須戔毛斂齒，匿跡藏形，不可胡行妄動！」那眾獸心裡恍然大悟，纔曉得如今天下不姓商了。因想道：「我輩雖係畜類，具有性靈，人既舊日屬之商家，我等物類也是踐商之士，茹商之毛，難道這段義氣只該夷、齊二人性天稟，我輩這個心境就該頑冥不靈的麼？」只見虎豹把尾一擺，那些獾狗狐狸之屬，也俱鼓著一口義氣，齊往山上銜尾而進，望著夷、齊住處躬身曲體，垂頭斂足，懼象守戶之犬；睡在山凹石洞之中，全不想撲兔尋羊、追獐超鹿的勾當。後來山下之人，異言異服、奇形怪狀，一日兩日越覺多了。怕夷的念頭介然如石，終日徜徉嘯傲，拄杖而行，彩些薇蕨而食，口裡也並不道個飢字。看見許多人來挨肩擦背，弄得一個首陽本來空洞之山，漸漸擠成市井。

伯夷也還道：「天下尚義之人居多，猶是商朝一個好大機括。」不料叔齊眼界前看得不耐煩，肚腹中也枵得不耐煩，一日幡然動念道：「此來我好差矣！家兄伯夷乃是應襲君爵的國主，於千古倫理上大義看來，守著商家的祖功宗訓是應該的。那微子奔逃，比乾諫死，箕子佯狂，把那好題目的文章都做去了。我們雖是河山帶礪，休戚世封，不好嘿嘿蚩蚩，隨行逐隊，但我卻是孤竹君次子，又比長兄不同，原可躲閃得些。前日撞著大兵到來，不自揣量，幫著家兄，觸突了幾句狂言，幾乎性命不免，虧得軍中姜太公在內，原與家只東海北海大老一脈通家，稱為義士，扶棄道傍，纔得保全，不然這條性命也當孤注一擲去了。如今大兵已過，眼見

得商家局面不能瓦全。前日粗心浮氣，走上山來，只道山中惟我二人，也還算個千古數一數二的人品。誰料近來借名養傲者既多，而托隱求征者益復不少，滿山留得些不消耕種、不要納稅的薇蕨賞糧，又被那會起早佔頭籌的採取淨荊弄得一付面皮薄薄澆澆，好似曬乾癟的菜葉，幾條肋骨彎彎曲曲，又如破落戶的窗櫺。數日前也好挺著胸脯，裝著膀子，直撞橫行。怎奈何腰跨裡、肚皮中軟噹噹、空洞洞，委實支撐不過。猛然想起人生世間，所圖不過『名』『利』二字。我大兄有人稱他是聖的、賢的、清的、仁的、隘的，這也不枉了丈夫豪傑。或有人兼著我說，也不過是順口帶契的。若是我趁著他的面皮，隨著他的跟腳，即使成得名來，也要做個趁開幫閑的餓鬼。設或今朝起義，明日興師，萬一偶然腳踢手滑，未免做了招災惹禍的都頭。如此算來，就像地上拾著甘蔗植的，漸漸嚼來，越覺無味。今日回想，猶喜未遲。古人云：『與其身後享那空名，不老生前一杯熱酒。』此時大兄主意堅如金石，不可動搖，若是我說明別去，他也斷然不肯。不若今日乘著大兄後山采薇去了，扶著這條竹杖，攜著荊筐，慢慢的挨到山前，觀望觀望，若有一些空隙，就好走下山去。』『彼時伯夷早已餓得七八分沈重，原不堤防著叔齊。叔齊卻是懷了二心多日，那下山的打扮先已裝備齊當，就把竹杖、荊筐隨地撇下，身上穿著一件紫花佈道袍，頭上帶著一頂麻布孝巾，腳下踹一雙八耳麻鞋，纔與山中面貌各別，又與世俗不同。即使路上有人盤問，到底也不失移孝作忠的論頭。不說叔齊下山的話，且說那豺狼虎豹，自那日隨了夷、齊上山，畜生的心腸到是真真實實守在那裡，毫無異念。其中只有狐狸一種，善媚多疑，想也肚裡餓得慌了，忽然省悟道：「難道商家天下換了周朝，這山中濟濟踳踳的人都是尚著義氣、毫無改變念頭？」

只怕其中也有身騎兩頭馬、腳踏兩來船的，從中行奸弄巧。」一面就喚著幾個獐兒、鹿兒、猿兒、兔兒分頭四下哨探些風聲，打聽些響動，報與山君知道。或者捉個破綻，將些語言挑動，得他一個迴心轉意，我輩也就有肚飽之日了。商量停當，即便分頭仔細細探。只見前山樹陰裡遮遮掩掩而來，那些打哨的早已窺見，閃在一邊。待他上前覷面看時，打扮雖新，形容不改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前日為首上山的令弟叔齊大人。眾獸看見卻也嚇了一跳，上前一齊抓住，遂作人言道：「叔齊大人，今日打扮有些古怪，你莫不有甚麼改易的念頭？」叔齊道：「其實不敢相瞞！守到今日也執不得當時的論頭了。」眾獸道：「令兄何在？」叔齊道：「家兄是九死不渝的，我在下另有一番主意。昨日在山上正要尋見你們主人，說明這段道理，約齊了下山。不料在此地相會，就請到這山坡石頭上大家坐了，與你們說個爽快。就煩將此段情節轉達山君，一齊都有好處。」眾獸聽見叔齊說得圓活，心裡也便鬆了一鬆，就把衣服放了，道：「請教，請教。」叔齊道：「我們乃是商朝世胄子弟，家兄該襲君爵，原是與國同休的。如今尚義入山，不食周粟，是守著千古君臣大義，卻應該的。我為次子，名分不同，當以宗祠為重。」

前日雖則隨了人山，也不過幫襯家兄進山的意思。不日原要下山，他自行他的志，我自行我的事。不消說，我懊悔在山住這幾時。如眾位及山君之輩，既不同於人類，又不關係綱常，上天降生汝輩，只該殘忍慘毒，飲血茹毛，原以食人為事。當此鼎革之際，世人的前冤宿孽消弭不來，正當借重你們爪牙吞噬之威，肆此吼地驚天之勢，所謂應運而興，待時而動者也。

為何也學了時人虛驕氣質，口似聖賢，心同盜賊，半醒半醉，如夢如癡，都也聚在這裡，忍著腹枵，甘此淡薄，卻是錯到底了。你們速速將我這段議論與山君商酌，他自然恍然大悟。想了我這段好活，萬一日後世路上相逢，還要拜謝我哩！」眾獸聽了這一番說話，個個昂頭露齒，抖擻毛皮，攙天撲地，快活個不了。叔齊也就立起身拱手道：「你們卻去報與山君知也。」眾獸一齊跳起，火速星飛，都不見了。叔齊伸頭將左右前後周圍一看，道：「我叔齊真僥倖也！若不是這張利嘴滿口花言，幾根枯骨幾乎斷送在這一班口裡，還要憎慚癩蟲氣哩。」叔齊從此放心樂意，踽踽山後，從容往山下走了二三十里，到一市鎮人煙湊集之處，只見人家門首俱供著香花燈燭，門上都寫貼「順民」二字。又見路上行人有騎驢馬的，有乘小轎的，有挑行李的，意氣揚揚，卻是為何？仔細從旁打聽，方知都是要往西方朝見新天子的。或是寫了幾款條陳去獻策的，或是敘著先朝舊職求起用的，或是將著幾篇歪文求徵聘的，或是營求保舉賢良方正的，紛紛奔走，絡繹不絕。叔齊見了這般熱鬧，不覺心裡又動了一個念頭道：「這些紛紛紜紜走動的，都是意氣昂昂，望著新朝揚眉吐氣，思量做那致君澤民的事業，只怕沒些憑據，沒些根腳，也便做不出來。我乃商朝世臣，眼見投誠的官兒都是我們十親九戚，雖然前日同家兄衝突了幾句閑話，料那做皇帝的人決不把我們錙銖計較。況且家兄居於北海之濱，曾受文王養老之典，我若在朝，也是一個民之重望，比那些沒名目小家子騙官騙祿的，大不相同矣！」一邊行路，一邊思想。

正在虛空橫擬之際，心下十分喧熱，抬頭一望，卻見五雲深處縹緲皇都。叔齊知道京城不遠，也就近城所在尋個小寓，暫且安身，料理出山之事。諸般停當，方敢行動。整整在那歇客店裡想了一夜。」

『次日正要到那都城內外覓著鄉親故舊，生髮些盤費，走不上一二里路，只見西北角上一陣黑雲推起，頃刻暗了半天，遠遠的轟轟烈烈，喧喧闐闐，如雷似電，隨著狂風捲地而來。』

叔齊也道是陣暴風疾雨陡然來的，正待要往樹林深處暫為躲避，那知到了面前，卻是一隊兵馬。黑旗黑幟、黑盔黑甲，許多兵將也都是黑袍、黑面的。叔齊見了，先已閃得神魂顛倒。不料當著面前大喊一聲道：「拿著一個大奸細也！」不由分說，卻把叔齊蒼鷹撲兔相似一索捆了，攢著許多刀斧手，解到營內。叔齊還道是周家兵馬，大聲喊道：「我是初出山來投誠報效的！」上邊傳令道：「既是投誠報效的，且把繩索鬆了！」叔齊神魂方定，抬頭一看，只見上面坐的都是焦頭爛額、有手沒腳、有頸無頭的一班陣上傷亡。中間一人道：「你出身投誠報效，有何本事？」叔齊也就相機隨口說道：「我久住山中，能知百草藥性，凡人疾病，立能起死回生。」眾傷亡聽見這話，正在負痛不過的時節，俱道：「你有藥，速速送上來，替我輩療治一治，隨你要做甚麼官都是便的。」言之未已，忽見左班刀斧手隊裡走出一人，上前將叔齊頭上戴的孝巾一把扯落，說道：「你既要做官，如何戴此不樣之物？就是做了官兒，人也要把你做匪喪不孝理論！」那右班又走出一個人來，把叔齊面孔仔細一認，大叫道：「這是孤竹君之子，伯夷之弟，叫做叔齊。近來臉嘴瘦削，卻就不認得了。」眾人上前齊聲道：「是，是。若論商家氣脈，到是與我們同心合志的。但是這樣衣冠打扮，又不見與他令兄同行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中間坐的道：「近來人心奸巧，中藏難測，不可被他逞著這張利口嘴漏了去！」吩咐眾人帶去，正待仔細盤詰個明白。叔齊心裡纔省得這班人就是洛邑頑民了，不覺手忙腳亂，口裡尚打點幾句支吾的說話，袖中不覺脫落一張自己寫的投誠呈子稿兒。眾人拾起，從頭一念，大家拳頭巴掌兩點相似，打得頭破腦開。中間的罵道，「你世受商家的高爵厚祿，待你可謂不薄，何反蒙著面皮，敗壞心術，就去出山做官！即使做了官兒，朝南坐在那邊，面皮上也覺有些慚愧！」

況且新朝規矩，你扯著兩個空拳怎便有官兒到手？如此無行之輩，速速推出市曹，斬首示眾！」眾人把叔齊依舊捆縛，正要推出動手。且未說畢。」

『只說前日眾獸得了叔齊這番說話，報與山君，山君省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！我輩若忍餓困守山中，到做了逆天之事！」一個個磨牙礪齒，一個個奮鬣張威，都在山頭撼天振地，望著坡下一隊一隊踳踳而來。行到山下，適值撞著那些頑民營裡綁著叔齊押解前來，將次行刑之際。那前隊哨探的狐兔早已報與山君道：「前日勸我們出山的叔齊，前途有難。」那山君即傳令眾獸上前救應，卻被那頑民隊裡將弓箭刀槍緊緊布定。眾獸道：「拜上你家頭領！叔齊乃是我輩恩主，若要動手，須與我們山君講個明白。不然我們並力而來，你們亦未穩便！」不一時，那頑民的頭目與那獸類的山君，兩邊齊出陣前，俱各拱手通問一番。然後山君道：「叔齊大人乃我輩指迷恩主，今日正要奉上天功令，度世安民，刈除惡孽，肅清海宇，敷奏太平，你如何把他行害？」那頑民道：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。叔齊乃商朝世勳，他既上欺君父，下背兄長，是懷二心之人。我輩仗義興師，不幸彼蒼不佑，致使我輩倫落無依。然而一片忠誠天日可表，一腔熱血萬載難枯。今日幸得狹路相逢，若不剿除奸黨，任他衣紫腰金，天理何存？王綱何在？」兩邊俱各說得有理，不肯相讓。」

『正在舌鋒未解之時，只見東南角上祥雲冉冉，幾陣香風，一派仙樂齊鳴；前有許多珍禽異獸跳躍翻翔，後有許多寶蓋幢幡飄颻飛舞；中間天神天將簇擁著龍車鳳輦而來，傳呼道：「前邊的畜生餓鬼俱各退避！」那頑民獸類也先打聽得來的神道乃是玉皇駕

前第一位尊神，號為齊物主，澄世金仙。專司下界國祚興衰，生人福祿修短，並清算人世一切未完冤債等事。

當今國運新舊交接之時，那勾索的與填還的正在歸結之際。兩邊頑民獸類與叔齊見了，一齊跪下，俱各訴說一番。齊物主遂將兩邊的說話仔細詳審，開口斷道：「眾生們見得天下有商周新舊之分，在我視之，一興一亡，就是人家生的兒子一樣，有何分別？譬如春夏之花謝了，便該秋冬之花開了，只要應著時令，便是不逆天條。若據頑民意見，開天闢地就是個商家到底不成，商之後不該有周，商之前不該有夏了。你們不識天時，妄生意念，東也起義，西也興師，卻與國君無補，徒害生靈！」

況且爾輩所作所為，俱是骯髒齷齪之事，又不是那替天行道的真心，終甚麼用！若偏說爾輩不是把那千古君臣之義便頓然滅絕，也不成個世界。若爾輩這口怨氣不肯消除，我與爾輩培養，待清時做個開國元勳罷了。」眾頑民道：「我們事雖不成，也替商家略略吐氣。可恨叔齊背恩事仇，這等不忠不孝的人，如何容得！」齊物主道：「道隆則隆，道污則污，從來新朝的臣子，那一個不是先代的苗裔？該他出山同著物類生生殺殺，風雨雷霆，俱是應天順人，也不失個投明棄暗。」眾頑民道：「今天下塗炭極矣，難道上天亦好殺耶？」齊物主道：「生殺本是一理，生處備有殺機，殺處全有生機。爾輩當著場子，自不省得！」眾頑民聽了這番說話，個個點首。忽然虎豹散去，那頑民營伍響亮一聲，恍如天崩地裂。那一團黑雲、黑霧俱變作黃雲，逍遙四散，滿地卻見青蓮萬朵，湧現空中。立起身來，卻是叔齊南柯一夢。省得齊物主這派論頭，自信此番出山卻是不差，待有功名到手，再往西山收拾家兄枯骨，未為晚也。」眾人道：『怪道四書上起初把伯夷叔齊併稱，後來讀到「逸民」這一章書後，就單說著一個伯夷了。其實是有來歷的，不是此兄鑿空之談。敬服敬服！』

總評滿口詼諧，滿胸憤激。把世上假高尚與狗彘行的，委曲波瀾，層層寫出。其中有說盡處，又有餘地處，俱是冷眼奇懷，偶為發洩。若腐儒見說翻駁叔齊，便以為唐突西施矣。必須體貼他幻中之真，真中之幻。明明鼓勵忠義，提醒流俗，如煞看虎豹如何能言，天神如何出現，豈不是癡人說夢！